

# 四十年前西藏行 (中)

周 昆 田

## 參加達賴坐床大典紀略

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舉行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二十二日，今年二月適為四十週年。當時奉國府令派前往拉薩，會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其事的，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禮卿）先生，經呈准成立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轅，經印度入藏，筆者亦隨同前往。現在，自吳委員長（四十八年十二月病逝台北）以下各員，或已作古，或陷大陸，或去他國，惟筆者一人尚在此間，回憶往事，歷歷猶在目前，殊不勝今昔之感。而西藏自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匪軍入駐後，已造成千古未有的變局；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亦於四十八年（一九五九）逃居印度，近年曾訪日、訪俄、訪美，流亡海外，失去其寧靜的生活與神聖的地位；其仍然留在西藏的同胞們，則日受迫害，水深火熱，思之令人心痛。茲當此值得紀念之時，爰草此短文，以供中外雜誌補白之用，並示不忘此一泥上的鴻爪。

——筆者

### 由重慶經緬印入藏

在上篇中，業經說及先由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孔慶宗，率領部份人員（包括科長朱章、祕書李國霖）取道西康入藏，以防海道萬一發生阻礙，中央亦有代表在藏。孔處長係於二十八年七月二日在靈兒拉木登珠由青海動身之次日，由渝啓程。嗣靈兒於十月七日到達拉薩，孔處長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到達，而取道緬印的吳委員長一行，亦分批出發，以緬甸首都的仰光為集中地，至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十五日始到拉薩。

由於西藏人士最重禮節，初次見面必帶禮品，故吳委員長於到藏後，對於餽贈的禮物，必須早為籌辦，而此時抗戰方殷，蓉渝等地市場緊縮

，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乃由顧問奚倫、吳叔仁於十月七日啓程，經港赴滬，設法採購，除少數鐘錶外，以儘量購買國貨（如綢緞之類）為原則，吳委員長本人則於十月二十一日偕顧問張國書由渝飛港，就近指導辦理。祕書長羅良鑑、顧問曹經沉以年事較高，於十一月十日由渝飛滇，其餘行轅人員及中影公司兩位記者，則以筆者為領隊，乘公路局包車一輛，攜帶衣物被褥炊具等件連同中央頒贈熱呼圖克圖的册印（印係金質的），於十一月一日由渝啓程，取道貴陽、昆明而至臘戍，再轉火車至仰光。不意十一月十四日，車行至楚雄與雲南驛之間，忽翻落路下農田之中，同車人員均未受傷，惟筆者下顎被玻璃劃破數處，血濺滿身，乃急以白藥止之，幸太虛法師乘專車

路過，便載筆者至雲南驛，隨往空軍醫院就醫，經縫數針（現仍留有疤痕，為此行的良好紀念），而至旅舍休息。晚間，昆明公路局得訊復派專車一輛，將同行人員及物品送至雲南驛旅舍。筆者因受傷的關係，遂接受同行人員的建議，於次日搭乘載運棉花的便車，返回昆明，與羅祕書、曹顧問同機飛緬，並在仰光遊覽大小金塔等佛教勝地，塔內佛像楹柱皆飾以珠寶，歎為觀止。迄十一月二十三日，吳委員長及所有人員均已到達仰光，於是分別乘飛機輪船前往印度的加爾各答（CALCUTTA）。加爾各答為印度東部的重要港口，商業繁盛，有維多利亞紀念堂及動物園，可資觀光，我設有總領事館，時任總領事者為黃朝琴先生，因須洽運禮品、行李，並配備度



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舉行時，幼童在會場舞蹈之情景

越喜馬拉雅山應用的物品，如皮帽、皮手套、有顏色眼鏡（防止雪光反射）等等，在加勾留數日。英國駐印總督此時適在西姆拉，而孟加拉省長及英印人士對於吳委員長，過境入藏，均紛來訪晤，並極表歡迎。

由加爾各答入藏，須先乘火車至相距三百一十英里的西里古里（SILIGORI），然後改乘汽車行約五十英里到噶林堡（KALIMPONG）或乘小火車亦約行五十英里至大吉嶺（DARJILING）

，均再取道錫金（SIKKIN）的首都岡多（GANGTOK），改乘騾馬前進。吳委員長於十二月七日偕黃總領事赴大吉嶺，於十五日到噶林堡，其他人員則統於十二月十日前後到達噶林堡。吳委員長下榻於西藏地方政府所預備的招待處（邦達昌商號），其他人員則均駐於錫金人而入英籍的麥克唐納開設的喜馬拉雅旅館中。時歐戰方在劇烈進行中，英軍處於不利地位，此遠隔塵囂的山城，也顯得緊張。

噶林堡海拔四千餘英尺，環境清幽，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無酷熱酷冷，與大吉嶺同為英印高貴人士避暑遊憩的勝地。第一高峯埃佛埃斯離遠不可見，而第二高峯金城章嘉則在天氣晴朗時可略睹其矗立雲表的巍峨雄姿。因為過岡多後，車輛便不能通行，唯有特騾馬和人力為客運和貨運的工具。騾馬每馱載貨量只能在二百二十市斤左右，人力所能揹負的更屬有限，於是借用邦達昌的場地，把大件禮品箱和行李等，改裝為小件，費時一週餘完成，於十二月二十日再踏上旅途。物品由騾馬馱運，人員則分乘小汽車，行約二小時到達錫金的岡多。錫金王及英國駐錫行政專員古德，對吳委員長均表示熱烈歡迎。

錫金原名哲孟雄，乃西藏屬地，為英人所併，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中英印條約，獲清廷承認，英在此駐有行政專員。但其國王及人民的服飾，仍多藏式，藏族人士亦多。在岡多住住了兩日，遂捨汽車而改用騾馬。為消除幾位年高及體弱不能騎馬的先生們之困難，並在岡多雇用山行的木轎數乘，形同浴盆，四人抬之，上山時則

乘者面向後，下山時則面向前，忽後忽前，乘者頗有不勝麻煩之苦。吳委員長則乘騾轎。

### 高原景色歡迎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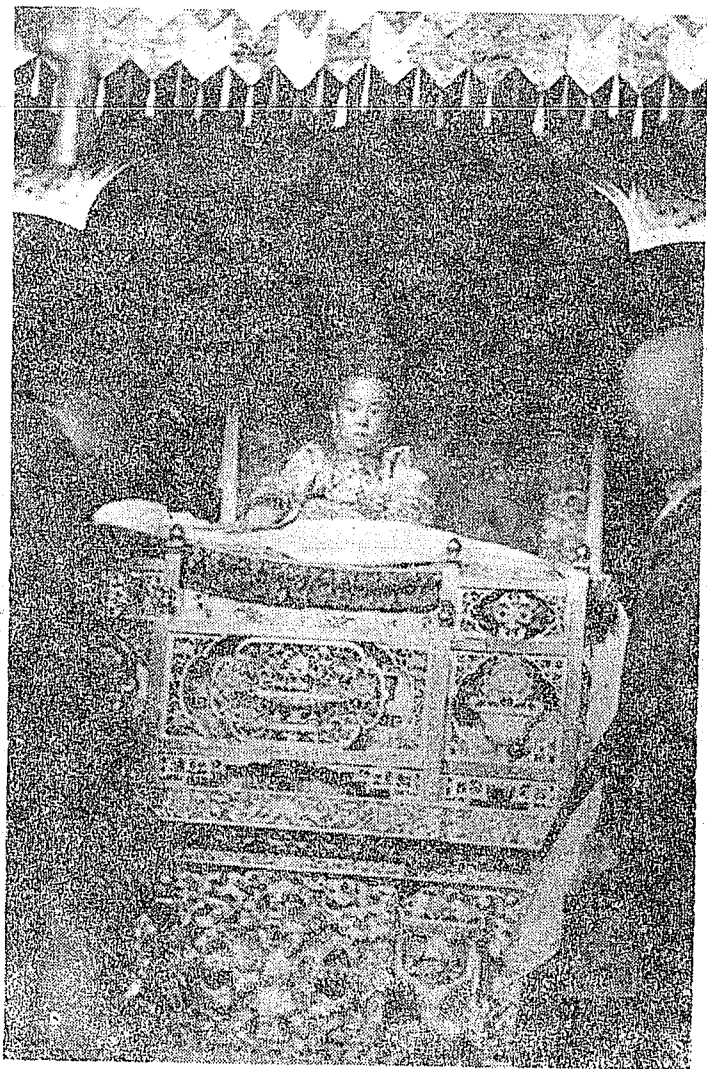
由岡多北行，路極險峻，僅行十英里至德司馬（十里地），海拔九千英尺，氣候陡變，人員都改着皮衣。再行三日而至亞東，為藏南的重要門戶，根據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藏印續約及三十年（一九〇四）的英藏條約，開為商埠，英人設有商務委員並得駐少數軍隊於此。西藏名臣東為卓木，駐有紀巧（即商務總管）一員，此次藏政府派為招待吳委員長入藏的乃與巴（招待員），負責沿途徵集烏拉及照料宿舍之事。

在西藏境內的交通，商民可用錢自雇騾馬和人工，公家則可徵用（給費較低），名為烏拉制度（即差役制度），西藏地方政府發給的徵用公文，名為馬牌，徵用的烏拉即包括騾馬和人工兩種。行幾站（日）便須更換烏拉一次，都有規定。至於晚間的宿處，自錫金境內的德司馬以至西藏境內的亞東而達江孜，每隔十英里至二十英里之間，英人均設有驛舍一所，內有燈、灶、壁爐、坐墊等設備，以便行旅。過江孜而至拉薩，每晚便須支用途中的民房，以資休息。

吳委員長及所有行轅人員於二十九年一月三日到達江孜，距自噶林堡出發之日，已有兩個星期了。在這兩個星期中所經之地，最險要者為亞東至帕里段，而海拔一四、七五〇英尺的帕里，可算最高，空氣稀薄，氣候酷寒，行人苦之。江孜縮藏兩藏，為前後藏貨物的集散地，英人設

有商務委員並駐印度兵二十五名，作其侵藏的前哨。一月六日由江孜出發，經過山中的明湖羊卓雍，越過高峻崎嶇（海拔約一五、〇〇〇英尺）的崗巴拉咀，遂漸下坡，到達雅魯藏布江邊，橫越喜馬拉雅山脈，便告完成。

雅魯藏布江海拔約一萬二三千英尺，上浮着木造的大渡船兩隻，等待接運兩邊的人馬過江。自亞東以北，很少見有樹木，甚至童山荒漠，寸草不生，到此河谷地區乃復見有楊柳等類的植物



四十年前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拉木登珠坐床後上殿時之情景

渡江後，經過首站曲水，便入岡底斯山脈，距拉薩僅四十二英里，再經過葉當站，於一月十五日中午行抵西藏第一大寺哲蚌寺前，噶倫率五品以上的官員（西藏的官階仍沿舊制分爲九品）設帳郊迎，吳委員長等被迎入帳晤敘。西藏的官兵數百人，列隊立於帳外的廣場上，英國、尼泊尔及不丹的代表，新疆與川康雲南河北各省的旅藏同胞亦齊集歡迎，冠蓋滿山隈，鼓樂震原野，情況熱烈，殊極一時之盛。迨下午四時許，吳委員

長等一行，始進入拉薩城，住於西藏地方政府預爲準備的行轅地點色與額第宅內。

### 拉薩風光乾隆手跡

久所嚮慕的佛教聖地拉薩，現一旦到達，而且作一短暫的留駐，大家都極感興奮。惟筆者因途中勞頓兼受風寒，抵拉薩不久，便患咳嗽發熱，且臥病旬日，致有若干地方均未能隨同參觀，時乎時乎不再來，深自惋惜。

拉薩爲西藏的首邑，亦素爲西藏政教的中心，當唐代或前吐蕃立國的時候，即以此爲都城。舊唐書譯之爲「邏些城」，新唐書譯之爲「跋布川或邏娑川」。清黃沛翹輯西藏圖考，謂：「喇薩又作拉薩，華言佛地也。」又於和寧西藏賦注中謂：「拉薩者，番語『拉』山也，『薩』地也，蓋山中之平地，俗云佛地也。古所云邏娑、云邏娑、云樂些者，與拉薩音相近也。」據此，則拉薩乃藏語的古名，非後人所加的名稱。

拉薩居於拉薩河（唐譯爲跋布川或邏娑川）之北，四無城垣（清焦應旂著的西藏志，謂拉薩舊有城廓，康熙六十年定西將軍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毀之），惟西門有兩個圓塔象徵着城門，而高峯環峙，形式完固，海拔約一萬二千餘英尺，夏日的氣候亦如內地的春秋。

拉薩的民間住屋，多係石造的三層樓房，最下一層飼牲畜，二層住人，三層供佛。其規模宏大的則爲寺廟，而最具權威的建築，當爲布達拉宮，爲達賴喇嘛駐錫的所在，亦爲西藏政教發號施令的場所。「布達」即「普陀」的異譯，「拉

「爲「山」的意思，所謂布達拉，即與國語所云普陀山相同。(據云：普陀有三，一在印度，一在西藏，一在浙東的南海。)唐書吐蕃傳載：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即國王)棄宗弄讚(亦名棄蘇農或作松贊幹布)「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於吐蕃。」弄讚親迎於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尙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相傳：布達拉宮即「唐太宗時吐蕃贊普創造，爲建牙之所，至五世達賴喇嘛與第巴(按爲官名)重建」



四十年後達賴喇嘛訪問日本、俄國、美國，圖為達賴拉木登珠在東京留影。

。是布達拉宮由棄宗弄讚立其基礎，代有修葺，至五世達賴喇嘛時費了十五年的時間予以改建，乃有今日的規模(我們進去參觀時，在最高的一層樓上有間不甚寬大的暗室，嚮導者指爲文成公主的靜修處，不知真僞)。布達拉(山)在拉薩的西北角，距有兩個圓塔的西門不遠，平地突起，巍然特立，宮即依山而建，面南而北靠山，有樓十三層，金殿三，金塔五，房屋數千間，亦云「萬餘間」，均藏人自力所興築。宮內達賴喇嘛坐床的大殿，可容千餘人，上懸清高宗所題「振錫綏邊」的金字匾額一方，另有一殿略小，上懸「福田妙果」四字的匾額，亦清高宗所書。在各室各廳中所供奉的大小佛像以及四壁上所懸掛的畫像(藏語名唐格)則琳瑯滿目，不計其數。歷輩達賴喇嘛圓寂後的遺體，均塑成金身，供奉於宮的基層金造的塔內，此等金塔的製造費，悉取給於各該達賴在世時所貯蓄的財富，因此，金塔乃有高低，依次排列，一看便知，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在位既久，財富最豐，故他的金塔之高爲羣塔

之冠(我們去掛的哈達，是用整疋杭綢，上自頂下將及地)。據云：用金十五萬兩。

### 唐代和盟古柳娟娟

除布達拉宮外，則爲大招寺，乃西藏的文物中心，亦爲西藏僧俗大眾的活動中心。寺在拉薩的市區，佔地甚廣，相傳係唐文成公主所建，金瓦紅垣，極爲宏偉，內供佛像萬餘尊，文成公主由長安請帶入藏的釋迦牟尼佛像，吐蕃贊普棄宗弄讚與文成公主的塑像，以及清廷所頒爲達賴班禪轉世聖籤所用的金本巴瓶，都供奉在內。寺的四週牆外的八角街，便是大商肆，攤販亦在附近，行政中心的噶廈以及教育世家子弟的仔康學校，就設在寺內，每日前往進香的人羣，不計其數，藏曆新年前後尤爲擁擠，康藏青海及蒙古的佛教信徒，往往盡畢生所有奉獻給達賴及大招寺，因而大招寺有「聚天下之寶的倉庫」之稱。寺的大門外走廊上整塊木頭所嵌的地板，均被膜拜者所磨損，凹成人形，(藏人膜拜時係五體投地，全身伏下)，一年須換新一次，來拜的信男信女之多，不難想像。寺前右方立有古碑一方，據前引西藏圖考載：「唐碑、在衛(按即前藏)之伊克招廟(按即大招寺)大門右，上刻長慶初，唐與吐蕃會盟之文，至今碑猶完好。」又載：「殿門外有長慶中唐番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蚪」。衛藏通志卷六載：「門外有唐番和盟碑，高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三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尙書等字跡，並牛僧儒姓名，碑側古柳二株，老幹蟠屈若龍虬，相傳植自唐時云。」再清和寧(乾隆五十九年駐藏)西藏賦有：「其寺，

則兩招建自唐朝，豐碑磊磊；萬善與於公主，古柳娟娟。」而在洪濼塵著西藏史地大綱內載：「據齊次風之西藏諸水考注，謂大招寺前有唐碑二：一為德宗盟碑，一為穆宗盟碑，即長慶碑。今惟有德宗碑文尚存，然亦年遠時久，剝蝕不可讀矣。」我們去看時，亦只見一碑，並攝有照片，而旁有古柳二株，蟠屈而伸展甚廣，或尚為唐代舊物（據前引的黃沛翹輯西藏圖考中之源流考載：「御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振旅而還



拉薩市區大昭寺前之唐碑唐柳（唐碑即甥舅聯盟碑文字已蝕無法辨認）

，此康熙五十九年也。」是大招前尚有清碑一，惜當時疏於考證其所在。（因此等紀念碑，關係於中樞與西藏的史實，較為重要，故不憚繁瑣，予以述及）。次於大招寺的便是小招寺，在拉薩市中心之北，為金城公主（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七〇七年許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兼隸贊，於睿宗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由左饒衛大將軍楊矩送至吐蕃）所建，或云亦文成公主所建，門東向，以示不忘大唐的故土。屋瓦均包以黃金，光輝燦爛。

據管理西藏宗教事務的大仲譯云：西藏全境有寺廟一千七百餘所，（據清史載：包括西康在內，共有廟宇三千七百座）。而在拉薩的無可靠統計，或謂除布達拉宮外有六百五十餘所，其在佛教修持上最負盛名的則推三大寺與四大林。三大寺是：哲蚌寺，在拉薩西南郊外約三英里，依山建築，規模宏大，有喇嘛七千七百餘人，為宗喀巴弟子絳養札西所建；色拉寺，在拉薩西郊，有喇嘛五千五百餘人，為宗喀巴弟子絳取吉所建；噶丹寺，在喇嘛東南，約一日馬程，有喇嘛三千三百人，係宗喀巴本人所督建，繼承宗喀巴學術上地位的甘丹赤巴（非由轉世產生，係由各大大寺廟中的堪布推選而出），即駐於此。西藏的教育是以寺廟為學習的場所，俟學經典有相當程度時，便可進三大寺留學，最後考試及格，可獲得「格西」的學位，與內地的博士相同。四大林是：功德林、釋墨林、丁吉林、策覺林，其喇嘛人數雖不多（都僅百餘人），但可干預西藏的政治，地位亦甚重要。另有上密院、下密院，亦係

西藏的高僧靜修與研究經典的場所。至於後藏的札什倫布寺，在日喀則，為第一輩達賴喇嘛根登珠巴所建，有喇嘛三千餘人，規模亦相當宏大，係後藏首屈一指的大寺。為班禪喇嘛駐錫之所。

### 寺廟喇嘛熬茶布施

西藏的寺廟既多，其喇嘛的人數，據云全境約有五十萬人左右，（據估計實際約在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其生活的來源，除有部份係由其俗家供應，及寺產收益與政府補助外，即係靠各地佛教信徒們的供養與布施。因此，凡中央大員入藏，例有熬茶布施之舉。

西藏寺廟的規模，雖大小不同，但其局格都相彷彿，即在大殿的上方及左右係佛龕，內供着各式的佛像，佛龕前成行排着千百盞銀鍍盛燃的酥油燈，不用燭，壁上及楹柱上掛滿了根據佛經所繪的彩色鉅幅唐格（畫像），堂皇而莊嚴。大殿的磚地上便是喇嘛誦經所坐的坐墊。到某寺熬茶時，便出資由寺代為熬煮訂期集全寺喇嘛於大殿，端坐墊上，高聲誦經文（後藏喇嘛誦經則搖幌着身體），隨即由寺中工友多人，各持大壺，至喇嘛前每人倒上熱氣騰騰的酥油茶一盃（西藏喇嘛每人都隨身帶有木盃一隻，而所熬之茶足夠全寺多則數千少亦數百的喇嘛飲用，其鍋之深廣亦可想見），供其飲用。我們前往熬茶的人，則每人手持藏香（比內地的線香約長一倍，發奇異的香味，云係內含有麝的關係）一根，往來於誦經喇嘛的行列，名為串香。誦經既畢，喇嘛依次魚貫走出殿門或寺門，佈施者便按人當面給予現幣。

屆藏曆新年時，前藏喇嘛多集中於拉薩，誦經禮佛，名爲傳招，尤屬熬茶佈施的最好機會。吳委員長此次入藏，在經過的途中，遇有寺廟，必予佈施，到拉薩後，先在三大寺佈施，每一喇嘛藏銀七兩五錢(合印幣一元國幣一元三角)。在途中各寺因時間所限，只佈施而不熬茶，對拉薩各寺則佈施必予熬茶。但有許多寺廟，却只瞻禮進香，而不熬茶，不佈施，等到傳招時作總的表示。

### 呼畢勒罕認定經過

吳忠信委員長到拉薩後，除瞻禮寺廟，派員至重要寺廟熬茶佈施，並與熱振呼圖克圖晤談，接見噶倫及各級僧俗官員暨作必要的酬酢外，最主要的工作，則爲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之認定。

按照本文彙所列民國二十七年修正公佈的喇嘛轉世辦法第四條規定：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之認定，應將其尋獲的候選人，繕寫名籤，投入大昭寺供奉的金本巴瓶內，由中央駐藏辦事長官，會同護理達賴喇嘛印務人員，公同掣籤決定，有關掣籤的儀注，則依照向來的慣例辦理。

西藏地方政府最初呈報中央的，謂在青海選得靈兒一人，在西藏選得靈兒二人，計三人，擬齊集拉薩，降鸞掣籤，決定其中一人爲呼畢勒罕，此當甚合規定。但迨吳委員長抵藏後，始知所選得的靈兒僅有已到拉薩的青海拉木登珠一人，其他二人皆屬子虛，如用掣籤方法來認定呼畢勒罕，當成問題，如不用掣籤而逕行認定，自亦有違規定。不過，此在清代已創有免予掣籤的先例

：如於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坐床的第九輩達賴喇嘛，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坐床的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均以靈異特著，經朝廷特准，免予掣籤。因此熱振呼圖克圖以西藏僧俗官民都認靈兒拉木登珠靈異特著，爲第十三輩達賴的眞正化身，希能援例，由中央特准，免予掣籤，除經面報外，乃於二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具文呈請如次：

「吳委員長鈞鑒：爲欲明瞭雪地仰賴大佛第十三輩達賴轉世與否，謹於乙亥年在達賴寢室內所奉發言女神前拈取卜丸，神示已經出世。且十三輩轉世之時，父母房屋等明見於曲科吉神湖之中。爲使大眾相信信服起見，本呼圖克圖於布達拉釋迦佛前親詣卜問，觀湖時機到來，回示已到，遂於十三輩金塔格勒篤覺建築完成之後，余主僕一行人等不辭勞苦，竟赴曲科吉於康汪母女神前供陳德箋祭燈，虔誠祝告，乃審視神湖，果見阿(ᠠᠨ)噶(ᠤ)麻(ᠮ)三字，以及產生之房並山野形勢，皆甚明顯。於是隨往南邊各寺廟祭神拜佛，在桑窩寺求降仔烏馬布神，降臨之時，神以哈達向東而投，噶東神亦先後明示生於東方。乃冲神新選降神人初次降神於達賴寢室之時，亦將哈達向東投遞。其後藏政府特爲許願與乃冲大神暨噶東神新製神裝各一套，奉獻從隆致祭後噶廈公所求降乃冲大神，方將叩問，大神起立歡躍，向東頂禮三次，尤奇者，十三輩金塔殿中東面之北長木柱上以及木柱礎石之際，新生菌子之類，形如鹿角，似菌非菌，長短參差，難言其名，實存可證。前達賴初在堅嶺頗章宮殿之期美甚寢

室作臥獅之形，面向東北而圓寂，及至移柩俄擦白朗宮殿，至石路上時，參孝打札佛爺瞥見達賴笑向東北天空。又俄擦白朗宮及其後布達拉各寶座上原係向南，乃無人移動竟自轉向東方。屢次異兆，均經當時辦事人員普覺樂增佛及其他唸經佛爺共見。以見觀之，轉世靈兒必生於西藏之東或東部何區，無疑。因此各寺佛爺名册內由乃冲大神揀派下列有緣者三員前去尋訪，其經過之地由余虔祝三寶，依照卜卦所示：北方及達布一帶，請普布覺降巴佛尋訪；阿多、阿日、篤邁宗喀等地，請參孝紀倉佛尋訪；拉里、昌都、乍亞、工布一帶，請色拉吉巴康薩佛爺尋訪。且前達賴素喜紀倉佛爺，癸酉年達賴有疾，令紀倉佛以經水濯穢，紀倉不敢親乎，請以銅鏡代之，而達賴便許紀佛以親手拂濯達賴之頂。余到曲科吉時，紀佛與之同行，觀湖之時，紀佛曾見一山及山頂小石堆上所豎經旗，並曠野長路。其時噶廈爲求尋獲達賴眞身，求降仔烏馬布神，神所佩護心鏡及阿西哈達作投向東方之狀，交與紀倉佛。則就此種種預兆，顯見紀倉有尋訪歡迎之緣。丙子年重修桑窩寺，工作完竣，建暨牌坊金頂之時，余親到該寺，乃冲大神亦請駕臨，舉行典禮之日，神降歡喜而發言曰：『天空明亮水晶寶，形雖如水無所著；雪地宗教生靈主，求之不在東方乎！』其後，藏王、噶廈、總堪布等公同求降乃冲大神時，又云：『至佛手中蓮花，轉生極貴靈兒，應行誦經，悉照鬼所前言。今世之人何多言，尋獲時機將快至，法師湖中早所見，勿忘依行可成功。』於是阿多上下阿日等處，紀倉佛一行人等前

去尋訪。訪得有所異兆異像之孩童共十四名，年齡姓名詳細電報前來。查電中所敘：「青海阿多塔爾寺之東，地名大澤之所，有一家焉，名為祈家，父名曲却策仁，庚子歲生，母名四朗錯，辛丑歲生，於乙亥漢曆六月六日正值日出之時，生下一子，名曰拉木登珠。班禪佛爺致書於戒古紀倉同人云：此子生時，村人皆見祥虹射其家，及問本家父母，皆隱瞞不言，然視其子，容貌魁偉云云。此次詢問其家，亦云別無異兆。前者紀佛法裝為僕，職員仔仲羅桑澤汪仍着本裝前去查探，父母既不識藏語，而小兒喜形於色，手挽紀倉，並摸弄紀佛頭上所帶佛珠，口稱嘛哩，向紀佛呼為喇嘛，仔仲呼仔仲，僕人呼為色拉的阿噶，又云納巴即手等，向我主僕所發藏語數句，皆無差錯，稍有可奇」云。其後，僧俗大眾要求噶東神代求乃冲大神所有各處尋訪人員訪出有所異小孩，已經電報前來，究竟達賴真身是誰，父母何名，生地何方，祈神明示。神亦示以向有希望之方力求。乃再電令紀倉佛等將所有試驗物件，完全攜去，詳審各小兒所得無疑真證，詳電前來。回電內開：「紀倉佛以及隨從僧俗職員人等，同到大澤祈家，攜有第一黃色珠、第二黑色珠、第三銀製喚人鑼鼓，第四手杖。每樣各配一假，請靈兒隨意取之。第一二三皆取真者，毫不疑貳。第四之手杖，先取其假者，審諦之，舍假而取其真，即以兩珠帶於頸，左手扶杖，右手執鑼鼓搖之少頃等事，毫無飾詞虛假」等語。竊查隨身應用之物，均能認其真假，前世之物，再世尙憶，先後奇兆，均可證實無疑。然事關重要，必待

取信於羣衆神人，謹於歷輩達賴靈前，虔誠禱告，並仍由藏王噶廈總堪布堪仲等公同求降大神於達賴法室，神亦不視祝文，決認青海大澤祈家之靈兒為真身，後向東方投遞哈達敬禮。余在神湖所見，以及卜卦並大神先後所點靈兒選認隨身用物等，皆甚符合。僧俗大眾皆認為已煉、已切、已磨之金，且屬至聖之宗喀巴大佛降生之時，曾落少許斷臍之血於座側，因而新生檀香，枝葉茂盛之上，顯出森根安如佛像萬尊，因名其地為阿多古朋萬尊佛。如此名勝佳境，不異極樂世界之大澤祈家，降生而後之祥徵吉兆，非心思言語所能盡宣，西藏僧俗大眾貴賤大小皆中心誠信，認為十三輩轉世之真身。因羣衆情投意合，不須聖瓶，照例雍髮受戒，業已呈報中央在案。茲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為吉，謹謹定正月十四

吉日，舉行坐床典禮，擬請轉呈中央核示祇遵為荷！特此，尙希鑒核。

西藏代理藏王攝政雲蒸熱振呼圖克圖

己卯十二月十七日

吳委員長接得此項報告後，即據以轉呈中央，旋奉行政院二月佳電開：「奉國民政府二十九年二月五日令開：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掣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等因。又奉令開：拉木登珠業經明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着由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編者按：當時四十萬法幣約等於現在的四百萬元新台幣）以示優異。」於是第十四輩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遂在中央的特准之下，不需掣籤，而告認定。

卅年前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正文409頁附件641頁。

卅年後郭榮趙教授發表對美白皮書。

### 正文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六百頁

平裝：二四〇元、精裝三百元

### 附件蔣委員長與羅斯戰時通訊三三六頁

平裝：一百元、精裝：一五〇元

為受屈的中國人向美國爭回公平！

郵撥號：115584 戶名：邱中原